

海肠捞饭

彭筱飞

海肠捞饭,是烟台一带的吃食。我头一回吃,是在烟台山下一个小馆子里。那天下着细雨,海风挟着海蛎子味穿过巷口,店里却暖烘烘的,灶火正旺。

胶东人吃海肠,是有些年头的。早先渔民出海回来,把刚捞的海肠用韭菜快火一炒,便是极好的下酒菜。海肠这东西,长得不甚雅观,紫褐色的身子软趴趴的,像段肠子。味道极鲜,当地人唤作“天然味精”。听说从前福山的厨子进京,腰间总挂个皮囊,里头装的就是海肠粉,临起锅撒一撮,鲜味便吊起来了。

海肠捞饭的兴起,倒是近年的事。据说是有家老店,来了熟客赶着出差,催得急。大师傅灵机一动,把正炒着的韭菜海肠连汁带料浇在米饭上。客人三两口扒完,竟念念不忘,回来特意寻这道饭。一来二去,便传开了。

好的海肠捞饭,最讲究火候。海肠处理起来费工夫,要去内脏,焯烫并立即快速捞出,方能脆嫩。下锅更不能久,大火滚油,十几秒便要起锅。韭菜要选本地的小叶韭菜,辛香足;米饭须是泰国香米,吸了汤汁还粒粒分明。

我常去的那家店,老板是个黑红脸膛的汉子。他炒海肠时,铁锅颠得哗哗响,火苗蹿起老高。“海肠最娇贵。”他说,“多炒一刻就老了,像嚼皮筋。”他家的捞饭,海肠切得寸段,卧在碧绿的韭菜间,浇头往饭上一淋,汤汁慢慢渗下去,油亮亮的光泽。

吃海肠捞饭,先拨开面上的海肠,把米饭拌匀了,让每粒米都蘸上酱汁。再铺上海肠韭菜,一勺舀到底——饭的温热,海肠的脆弹,韭菜的辛香,都在嘴里化开。那鲜味是绵长的,不像味精那般尖利,倒像海浪,一层一层漫上来。

有时想,这海肠捞饭颇合胶东人的性子。海肠貌丑,却内藏至鲜;做法简单,却暗含功夫。就像这海边的人,说话直来直去,内里都是厚道。

如今各地馆子都有海肠捞饭了,有的加虾仁,有的放瑶柱,花样多了,反倒不如烟台小馆里那碗来得真切。去年冬天又去,见店门口新挂了匾,写着“山东地标美食”。老板依旧在灶前忙碌,铁锅咣当咣当的,海肠的鲜香气混着海风,飘了半条街。

温暖的光

辛紫文

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有一束温暖的光,以最朴素的方式照亮我前行的路。这束光,就是母亲。

放学回家,我脱下一身汗味的校服,也脱下一身疲惫,随手将衣服往沙发上一丢。这没逃过母亲的眼睛,她默默关注着我,什么也没说,悄悄地把校服抱进了卫生间。

水龙头“哗哗”地响起来,她先把校服浸在水里,然后轻轻搓洗。我站在门口看着,她的手在肥皂沫里来回揉动。阳光从窗缝里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她已略显沧桑的手上。

母亲洗得很仔细,袖口、衣领、衣角,一处都不放过。她的动作并不快,那么耐心,一下一下搓着。她时不时低头哈腰,汗珠顺着脸颊滑落。

洗好后,母亲把校服拧干,挂到院子里的晾衣绳上。她站在晾衣绳下,仰着头,仔细调整每一件衣服的位置,生怕哪一处晒不到阳光,耽误了我上学穿。那一刻,阳光强烈地照在母亲额头,亮亮的,我忽然觉得,她就像一束光,亮在我的心里。

清晨,我穿着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,要上学了。衣服上还留着阳光的暖意和皂角的清香,那是母亲爱的味道。她帮我理了理衣领,轻声说:“去吧,在学校好好学习。”

我穿着母亲亲手洗的校服伏案攻读,内心是熨贴和温暖的。我时常会想起母亲在晾衣绳下的身影,阳光照在她身上的样子。母亲就是一束光,无论我走多远,都在身边温暖着我,也指引着我。

长岛行吟

姜瑞光

从熙熙攘攘的蓬长码头上上了船,40 多分钟的航程就可抵达长岛。“过海转运”这句广告词让这座名扬天下的海岛给予外地游客无限遐想的空间,我欣然畅游它的著名景点。

从空中俯瞰月牙湾,一泓碧水像一道弯弯的月亮,奇石铺垫沙滩,海水扑过来,那朵洁白的浪花,就唱出清脆的音律。

沿着月牙湾向前走,硌脚的石头提醒不要忽视它的存在,说不定一低头就会邂逅一段千年不遇的石缘。海上奇石千千万,究竟哪块能撞入你的视线?海鸥窜上窜下,像家里来了客人的小孩,喜出望外,热情招呼。

坐在岸边小憩,向着美丽的月牙湾唱着我心里的歌。

望夫礁屹立在海的那一边,一日又一日,静候深海捕鱼的丈夫的音讯。是渤海与黄海的遥感,是海岛与海岛的交融,从这片大海上眺望的岂止夫妻之间朴素的爱情?

我不知道你在这美丽的海边垂立了多久?思索了多久?哭泣了多久?我只知道你一直都在这里向游人散发着你揪心的传说……

印满爱情的望夫礁,日日夜夜流溢苦苦艾艾的思念,引发着游人的感慨与爱抚。

老天爷用斧头砍出九丈崖,崖壁滴着水,突兀的巉岩象狰狞的巨兽,矗立在海水里。沿着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向上攀登,海风猎猎,不知从哪里传来佛音,于是这座海岛上发生的故事,就如过电影一样,在游人的脑海里重现。

我没有遇见神仙,也没看见海市,却在九丈崖看到一批批登攀的拓荒者。是他们夜以继日,废寝忘食,舍小家顾大家,为新时代的海岛梦竭尽全力,质朴而铿锵的誓言回响在大大小小的岛屿之间。

从退稿说起

张凤英

每年秋天,我都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投稿数量和分类,分析一下自己投稿失败的原因。我总是不断总结经验,以利于再战,所以被采用的稿件数量越来越多。

退稿的数量是可以统计的,但是退稿的原因却不容易分析。纸媒限于人力等原因,没有退稿信,也自然没有说明原因。于是,我在自己的网易邮箱设置了一个功能,就是我投出去的稿子,编辑部老师有没有读,邮箱会在 72 小时之内自动反馈给我。这样,凡是编辑没有读过的稿子,我就会知道自己的稿子从题目上就不被欢迎。如果已经打开并读过的稿子,最后没有采用,我就知道自己稿件的内容不符合编辑部的要求,标题还是可以的。

很多时候,编辑没有用的稿子,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写得不好,很可能是稿件与办刊宗旨、栏目设置不适应而已,也不必太沮丧,换个地方投稿就可以了。为了提高中稿率,我对一些刊物或报纸的栏目进行研究,比如《烟台晚报》,不同的副刊版面有“怀故人”“烟台故事”或“风物咏”“人世间”等栏目,那么你的投稿就应该符合这些栏目的需要。再比如,很多地方性刊物都喜欢地方性的、反映百姓生活的文章。

还有一个环节,就是你投稿的报刊是需要多读一读、多研究一下的,这样才能做到“有的放矢”。比如,我给《烟台晚报》《今晚报》等报纸,给《陕西文学》《草原》《收获》《奔流》《莽原》等刊物投稿,这些报刊我大都订阅了,且用心研究它们的报刊风格和栏目设置。

总而言之,投稿不中还是该从自身找原因,在提升自身写作水平的同时多研究报刊。常听很多作者吐槽“不认识编辑呀”“不是名人啊”等等,我心里说,找客观理由没有用,只是不求上进的借口罢了。

看日出

一鸣

凌晨三点,城市还在沉睡中,烟大的一大批学生却早在操场中集合完毕,准备开展一场大一新生的浪漫而独特的活动:海边观赏日出。无论是来自学长们的激情追忆,还是网上那如画的图片视频,都极大地激起我们的满心期待。对于来自临沂兰陵的我来说,这是我第一次在海边看日出!

山东人说自己没看过海确实令人唏嘘。我见过海的次数也屈指可数,且大多存于年幼时的记忆里,拼搏备考的日子中,海更是成为遥远的回忆,还夹杂着对海的好奇与畏惧。

烟台大学不愧是“中国离海最近的大学”,早起的慵懒很快就扭转过来了——转过一个路口马上到了海边!

是大海的气息激发了大家的精神?还是宽阔的海岸拉伸了大家的视线?“看!有好多星星!”一个惊喜的声音瞬间让所有人的眼光迅速向天上看去。没有了路边树荫的遮挡,我们清晰地看见了整片天空,令我们震撼,是漫天繁星遍布空中的震撼。“这就是海边呀,看得真清楚呐!”有人惊叹道。

我好久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夜空了,城市的夜里抬头只有灯光。也好久好久没有抬头看看夜空了,或许是兴趣的丧失,又或许是生活压力所迫。可那夜空中的星星,依然闪亮,我知道它们的光也许来自亿万年前,却无私地给予所有人欣喜。我置身于海边夜空的环境下,享受那属于天人合一的感动。星星可知道,在多少光年外的烟台海边,有着一群懂懂的青年正在痴痴地望着它?

沿着海边行走,天地渐渐变换了它的颜色,从单调的灰暗走向了多彩的绚丽,大家都知道那是日出的征兆。天空开始泛红,一片云仿佛从天边开始蔓延又倾泻而下,从我们头顶经过,由远至近,呈现出由艳至暗的色彩。

同学们纷纷靠在海边合影留念,欢笑声,催促声,还有最美好的美景等待着我们!

远处天空的景色快速变化着,色彩越来越鲜艳,那是朝霞吗?星辰已渐渐隐没于夜空,只留下虚影。近岸的海浪一遍遍卷来,冲刷着岸边形状各异的礁石。海边人渐渐多了,跑步的,做操的,舞剑的,打球的,摄影的……忽然有人惊呼:“太阳出来了!”众人不约而同欢呼起来。我猛地扭头看去,在海的最远处,在地平线之上,太阳如约而至!

一点、一线、半圆、浑圆……一轮红日渐渐生出海面,那红色,是一种能感受到温度的红,是一种毫无冗杂毫无掩饰的红。它仿佛在喷薄着鲜艳的火山熔岩,感染了它身边的所有事物,天空,海洋,那些云,都被它染上了颜色。

啊,太阳!那种任何相机也拍不出的颜色,火球般的颜色,只有用肉眼才能感受它的温度和力量。我们目送它渐渐升上天空,这雄壮美丽的日出,让我们的心也跟着风飞翔到了高处。在无比辽阔的天地间,所有的沉重都变为轻松,所有的杂念都已无影无踪,美好的理想正在升腾!